

石皮街旧事

唐吉慧

宝山旧属江苏，数次到过宝山的曹聚仁先生在文章里说：“宝山县人士，要说他们是上海人，他们就会和你拼命。”我至今没弄清，那会儿宝山人缘何地域情感如此强烈，以致脾气如此火爆，不过上了岁数的一些“老土地”谈到上海市区，习惯上仍然会说：“噢，到上海去啊。”

新中国成立前，宝山是个穷地方，自古吃足了战火和潮水的苦头，当地人人为此生活无比艰难，十足的“穷宝山”，据说清朝时至少有人愿意来做县太爷。居民们大多住着低矮的平房，城厢里只有几条小街，最长的一条叫石皮街，大家住住将它念成破街。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条街还在，那是个朴素清淡的岁月，每天一早街中心的小茶馆坐了不少老人，等着唱评书的来说新段子，孩子们吃过泡饭一群群走在街上盼望着与更多的同学不期而遇，背后时常有骑自行车赶上上班的大人敲响自行车铃，“小朋友当心”，孩子们往边上躲开，眼望着自行车在高低不平的街上左右摇摆运行而去。流经石皮街的小河有人在捉鱼虫，孩子们路过爱国上去凑热闹，长竹竿一头系着用细纱布制成的鱼捞，一网下去套上来的鱼多得又把他们吓得赶紧跑开，他们嫌弃这一堆红色而腥气的东西像块小猪肝。就这样一路说说笑笑，一天的生活开始了。

我的家在石皮街附近的老式新农村里，有几位童年玩伴住在这条街上，他们的房子是一层或两层的小私房，一户紧挨着一户，显得拥挤破败，可我喜欢那里，每当晚上做完作业，我便跑到街上，大喊一声：“出来玩啊！”立马有几个小脑袋从各自的小窗探了出来，紧跟着有的屋里传来声音：“敢出去，打断你的腿！”或者：“别太晚回来。”……

街上有家小杂货店，卖烟卖酒，卖米卖酱油，当然吸引我们是各色零食。掌柜的是位六十开外的老太太，说她老是因为她脸上的皱纹简直像中药，又苦又丑。她老家常州，我们偶

尔学着她的腔调说些调皮话，她听见了竖起精瘦的身子骨“骂”我们，声音听起来力道十足，可我们不害怕，她每次“骂”完会给我们吃她煮的茶鸡蛋。茶叶蛋的炉子在店门口，天天煮，汤水煮得像酱油了，又黑又咸，但煮的蛋很好吃。

我小学时学会了骑自行车，有一阵天天放学后骑了妈妈的自行车在石皮街上撒野，有一回兴奋地从石皮街的小桥上俯冲而下，像风一样越来越快，突然前方有人从街边走了出来，我未及刹车，撞上了人，自己也摔出五六米远，正摔在老太太茶叶蛋炉子前。老太太见了赶紧出来扶我，见我左手臂擦破一大片，流着血，把我扶进店里关照我好好消毒，碘酒上到皮肤的刹那我疼得叫出声来。涂过药水，她拆开一个纱布口罩，用白纱布包扎伤口，顺口说了句：“一会儿吃茶叶蛋。想吃用不着捧这么狠啊。”随即传来爽朗的笑声。

老太太有个儿子，我们叫他“毛毛头”叔叔，四十来岁了，也没见他讨个老婆。老太太一根筋，儿子这么大了，人前人后“毛毛头”的小名不离口，全然不顾我们这群“小不点”一旁起哄。不过在我们看来，他胖乎乎的，白白净净，真像个毛毛头。不知什么时候，街上多了条流浪来的黑毛小土狗，凶巴巴冲谁都怀着敌意，晚上常来扒老太太店门口的垃圾桶，第二天早上垃圾散落一地。“毛毛头”恨得有回碰见了抡起脚去踢它，虽然一脚没踢上，“小黑”还是吓得撒腿逃了。仅仅一个星期时间，“小黑”又壮了胆跑回来，照样翻垃圾桶找东西吃。这回“毛毛头”见它可怜，干脆收养了下来，弄个小碗每天剩饭剩菜倒给它吃，之后“小黑”再不冲人叫了，有人走近，还蹦蹦跳跳尾巴摇个不停。

“毛毛头”是个养蟋蟀的行家，圆圆的蟋蟀缸堆满楼上半屋子，他家无疑是我们儿时的一个乐园。每逢秋虫声起，杂货店门口总是挤满了人，老太太好客，不怕影响买卖，慢悠悠倚起身子

本月工资纪念”字样。偶尔也有一些书写了稍长一点的题跋，可以见出其师承以及态度。其中有一册刘叶秋著《学海纷葩录》，李春方墨笔题跋云：“恩师作古，遗稿颇多，是为学界所惜。今世学术著作问世尤难，商务有力者袖手，无力者莫能助。是书蒙顾君绍柏多方奔走，王鸿声大姐鼎力助之，方有面世之机，庶可慰先生于九泉。供诸案首，见之读之，如听师教。一九九三年二月廿七日于辞典组。不肖弟子春方。”下铃“李春方印”白文一方。此书当是刘夫人汪元激所赠，有一行娟秀的钢笔题字。刘叶秋是北京著名的掌故家，善于烹饪，据赵珩先生说，擅煮酱牛肉。

买这几本书是个意外，我的那本余嘉锡的《世说新语笺疏》有点旧了，想买一本品相好些的旧版，发现春方旧藏先生的一本书上有墨笔题跋，便买了下来。书已经重装，加了塑料皮，为我不喜，而那题跋倒有些意思：“初春初雨日，穷中穷觅书。我自知己志，华开为华实。购于京华前门旧书店，以应中商部约写‘两汉六朝烹饪诗选’之用。时逢盛世，各方面改革振兴之际，然亦值诸孽余子百般钻营窃权盗位咬人之际，宜闭门读书也。丙寅初春，寸学室主人春方。”下铃“寸学室藏书画”朱文印一方。丙寅是1986年，大概李先生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不顺心的事，才会如此愤激。题跋中也有些关于人世沧桑的感慨。《高尔基戏剧集》钢笔题跋云：“不知何年得此书，根据自己装帧看，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。今晚情已沉重，又生自我之气，翻书架，偶见其缝已破，随装之。见古及今，又见此书，虽年限不长，但人世已几沧桑矣。故于灯下伤然记其事，以（待）死矣。李春方。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三日晚于新源里寓所。”关于这书的得书年份，李先生的记忆可能有误，因为书页中尚藏着一枚黄褐色的法桐叶，上面也有一段题词：“多少红颜老，几许知音哭。留魂。一九八零年九月十五日，北京师院听课拾于校园。”审其笔迹，非出自春方先生之手。其中往事，已不可知矣。

春方先生是饮食文化史专家，主张在烹饪史料中整理中要注重音韵训诂，曾任《文汇报》副主编，做过一个白话译本。李先生不以藏书名，这几册书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古董，而手泽如新，倒是留存了一点《闻巷话蔬食》之外的精神面目。

李春方先生的几本藏书的

张宪光

《闻巷话蔬食》是本谈平民饮食的书，民间的粗食、菜肴及小吃之类，再加上习俗逸闻、酒水饮料等等，杂七杂八共有七百多个小条目，就是称之为“北方平民饮食大全”也不为过。更可人意思的，是这书夹杂了许多作者的乡村记忆和人生体验，回忆的触角一直延伸到民国时代，从山僧野老到邻里百事，皆娓娓道来。它的语言，喜用俗语，少用典故，是道地地地谈吃的好文字——清新朴实，却有韵味。比如“酱拌小葱”那道菜，是作者有次雨天访友时吃到的农家小菜，后来搬到后孙公园，隔壁住着名净袁世海先生，每天下午袁先生吊嗓子，同院的一位老先生准在屋檐下摆一碗白酒，一盘小菜，一碗小米粥，一个窝头，一边喝一边听，那盘小菜便是酱拌小葱。那个情景，真是有味儿。其中还说到炒豆腐渣、香椿摊鸡蛋等等，也是乡间常吃的菜。这书初版于二十年前，我没有读到过，这次新版有增补，拾遗部分文字似乎更老辣些。

前几天买到几册李春方的藏书，而不知李氏为何许人。正巧网上有李春方的《闻巷话蔬食》在售，即购之。本以为是菜谱，没料到文字如此隽永而有回味。据该书介绍，李先生生于1933年，北京人，别署登斋斋主，室号寸学室，早年师从陆宗达、孙西二先生学习训诂学，曾主编《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大辞典》，已于去年过世了。我所买到的几本书，如《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》《本草辨比》《楚庭神珠录》《高尔基戏剧集》等，属于常见书。其中有的是每月发工资的纪念之物，如《本草辨比》一书即有“购于西单新华书店，



「文汇报」微信二维码

笔会

顾沛流离苦了几十年，好歹在宝山安家，过上平顺日子，她就老了，“毛毛头”也已是壮年人了。

九十年代初，随着城厢的建设和改造，老房子拆了，小河填了，街两边连在一起建成了新的居民区，小伙伴们依然住在这里，只是陈旧的院落变成了高大的楼房。那些年“毛毛头”有了新房结婚了，此后不玩蟋蟀，盘了家面馆，生意风生水起。不久“毛毛头”有了小毛头，老太太开开心心有人孝顺，抱着孙子越老越喜庆。现在这条街是个小集市，两边卖菜、卖水果、卖点心、有超市、理发店和修修补补的，“破街”的名字几乎没人再提了。

我从小生活在宝山，从罗店到城厢，四十年未曾离开，虽经两三次搬迁，竟仍生活在石皮街附近。小时候和小伙伴们琢磨为什么宝山没有山，还成立了“敢死队”去寻山，然而毫无所获。等长大懂事了才明白，原来宝山有山，是六百年前的一座小土山，只是早被江水冲刷得无影无踪了。我并不失望，我深深热爱这一方土地，无所谓是否有山。

时光荏苒，又是一年金秋，黄昏时站上长江边的堤岸，江水正悠然迎着一艘艘游轮缓缓驶入港湾，宁静，温暖。是啊，这里是上海宝山。



上海民居印象系列——同心坊（宣纸水墨）杨一宾



素朴入俗的医学小说

梦天遐思

卞毓麟

杨秉辉教授的医学科普，时人咸称善。其秘诀在于有一颗仁者之心，一身医者之术，还有一支生花妙笔。这支笔的境界，不在于“花”而在于“妙”，在于不经意间流淌的创新意识。本人所习者天文学，与医学相去甚远。不过，把科普当作一门学问，用心研究和创作，倒和杨医生堪称同道，故不时对他的科普作品作点探讨。这里谈的，只是冰山一角——他的医学短篇小说。杨教授的医学小说多是纪实型的，如长篇《祺东的黄兴家医生》，短篇《财务科长范得“痔”》《保卫科长莫有“病”》《保卫科长莫有“病”》等。以小说美学而论，我以为杨秉辉的医学短篇小说，尤为可贵的就在于它们的“素朴之美”和“入俗之美”。

素朴之美，是一种内在的本色的美，无需浓妆艳抹，便显天生丽质，其奥妙则在于“自然”二字。法国近世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是实践素朴之美的语言巨匠，高尔基很钦佩他用语极为寻常却能令读者激动不已的高超本领。福楼拜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？其座右铭是：“只有你精确地知道了你所想说的，你才说得对。”

小说集《财务科长范得“痔”》《保卫科长莫有“病”》各收入24个短篇，书名皆借用其中的一篇同名作品。现以《财务科长》篇为例，以观其素朴之美。痔疮真是财务科长范得志的疾患要害吗？若是，则小说题目中的“痔”字或许就不必加引号了。作者被润不地将事态层层推进，终于使固执己见以为便血只

是老毛病痔疮作怪的范科长得以确诊患了直肠癌，并顺利做了手术，此后健康状况逐渐好转，“只是术后病理检查，直肠周围有一枚淋巴结有癌细胞转移，是因为发现得晚了一些”。作为全文收笔，此言直白如此，实在大有深意。

范科长的故事很有普遍意义。2015年年底，我本人被确诊患了直肠癌。现在回顾，从察觉、就诊到治疗的整个过程，范科长的一些教训是很值得汲取的。小说集《财务科长范得“痔”》《保卫科长莫有“病”》，每个故事之后，各有一段精彩的“杨医生曰”或“杨医生说”。《财务科长范得“痔”》篇后的“杨医生曰”为：

在医学诊断中有一个“一元论”的原则，即尽可能地使病人的许多症状归结于一种病来解释。“一元论”的诊断原则在许多情况下是非常有效的，如感冒的病人头痛，并非脑中有毛病，是不必做头部CT检查的。但不同的病有类似的病状，就不能“一元”地去理解了。直肠癌每每以便血为首先出现之症状，这就造成了与另一个颇为常见的疾病——痔，有极其相似的症状，因此极易误诊……以“一元论”解释出血之原因便会遗漏直肠癌的诊断，而至延误了治疗。

寥寥数语，貌似平淡，却引领读者将认知提升到另一个更高的台阶，其素朴美的魅力，由此足见一斑。再说“入俗之美”。此“俗”决非“庸俗”“俗套”之俗，而是既有“通俗”的意思，又有“风俗”的意味。即

我曾在《行走淮海路》一诗中这样写道：“我像一枚钉子被钉在这里。”有同事从字里行间读出了我有“背叛”意，但这其实是误会，我直到现在从感情上都没有背叛意，纯属偶然我拔起了自己这枚钉子，从繁华的淮海路到乡下来了。

对于淮海路我心向往之已久，二十余年前家居浦东，工作单位也在浦东，去淮海路逛街、购物成为双休日的首选出行项目。傍晚时分，乘坐晃悠悠的782路公交车回浦东，车像游龙一样地由西藏南路朝淮海东路一转，看到一座鲜明的颇具古典风格的红楼，上面是手书的结体略拙而耐品赏的“上海市光明中学”几个大字。我曾经瞎想，如果能在在这所学校工作该是多么幸福的事，谁知后来果真调到这里，且像一枚钉子样一钉就是整整17年。

像我们做教师的，以忙碌为主题，早上七点钟到校，一直忙到夜色降临、华灯初上，一天就在这九亩方园里转悠。在忙碌的岁月里，我有时竟没有注意到学校周围的变迁。一开始西藏南路靠近音乐厅的地方都是商店，不知何时起那排商店全部消失了，音乐厅整体平移了200米我也毫无所知。从淮海东路到人民路、福建南路，全是老房子，我送儿子到位于人民路、福建南路的黄浦区一中心小学读书，可以从老弄堂穿过，我儿子放学后也可以到弄堂中的同学家玩耍，可转眼间那些弄堂和老屋不见了，变成了商店和绿地。西藏南路、云南路两旁，也是老房子，老石库门的房子，俯瞰像吴冠中绘画中的色块，其中藏着百姓最真实的生活，晾衣竿在过道里里罗棋布，衣服在滴滴嗒嗒滴水，一不小心就会滴到行人的脖子里，猛地一凉；老人搬躺椅在过道乘凉，摇着芭蕉扇，看报纸或收听音机，三两老太太在聊天，慵懒的穿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妇女擎着痰盂往西藏路的阴沟里一倒，又懵懵懂懂拉回弄堂里。

人民路两边也是老房子，后来拆迁，藏在深宫的大境露出了真容，报道说其中有一段上海最老的城墙——明城墙，我还是最近才去瞻仰了一次。人民路附近大部分变成宽敞的树荫和绿地了，或者矗立起更现代的建筑。

这些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变化的。我有不少学生住在学校附近，按照学籍表上的地址去家访，往往是一个总的门牌，里面住着很多家，说出这个学生的名字，开门的人多一脸茫然，回答不知道，不承认。我正纳闷，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地方了，踌躇间，最上面的小阁楼，我的学生喊我了：“李老师，我在这儿。”住得逼仄，我过去和现在都无法想象。家长上班去了，饭桌上留下的是干的咸鱼和泡饭。老房子多是木制楼梯，沾满油污，握上去油腻腻的，脚踩上去咯吱咯吱响，颤颤的。那时候和学生家长聊，谈得最多的是动迁，他们大多安土重



上海民居印象系列——同心坊（宣纸水墨）杨一宾

回眸淮海路

李新

迁，舍不得离开原处，然而这实在是无法承受之重的生活，不久他们都“飞”了，大概过上了更好的生活。

淮海路像极了上海人，外表体面、光鲜，而内里是烟熏火燎的平民本色。“东方时尚巴黎”只是她光鲜亮丽的外衣，其实在淮海路上往任何一个弄堂深入进去，都是真实的粗糙，都是吃喝拉撒，都是食、色、性也。

可我依然喜欢淮海路，喜欢他的时尚、繁华和富有情调。光明中学附近虽然有地铁八号线可以直达我浦东的家，但我更喜欢在淮海路上走一走的感觉，一般都会乘986路公交车到淮海路上的思南路站，花20分钟的时间，沿着淮海路步行到学校去。早上清晨，淮海路洗尽铅华，露出本色，光明门口365天如一日地排着长队，——我总觉得他们不仅是为了美味，更是享受这排队的生活，享受家长里短的故事，享受时尚、繁华背后生活的朴素与本真。我喜欢看淮海路两边不施粉黛的建筑，喜欢雁荡路上那段短促的“弹路路”，喜欢脚底那种被按摩的感觉，喜欢翻过重庆路高架桥的每一级台阶，在这里会和某一个熟悉的陌路人准时相遇，四目对接，不知对方各自的目的地，眼光中却有某种默契。喜欢淮海路黄陂南路路口人们如潮水般汇集，又如潮水般各奔东西，而路中间的那位交警指挥千军万马，有条不紊。我喜欢淮海公园，公园门口跳舞、耍剑、打太极的人们。我有时也跟着老人们到公园内走一走，想象自己不久的未来。我喜欢时代广场、香港广场和太平洋广场门前不断变换的缤纷花树，喜欢聆听光明中学校园内每晨溢出的国歌声和广播体操的音乐。我更喜欢淮海路的夜色，枝叶间一个个小灯泡亮了，火树银花，流光溢彩，淮海路成了灯的海洋，而光明中学大楼外层的灯光也亮着，汇入这璀璨的灯的海洋之中。

还有每一年的旅游节，淮海路都展尽风情，可因在“山”中，竟一次未领略“庐山真面目”。以后再补这一课吧，那时可称得上是真正的旅游了。

意，于是鼓足勇气，发短信、加微信、再约网聊，但终无进展。辗转打听，方知广东妹竟对闺蜜说：脂肪肝一号，那个肥佬……

超声波又查出“肝内可疑占位”。团团赶紧到一家大医院化验“肿瘤指标”，又做核磁共振，原来是肝脏里脂肪堆积，并非肿瘤。再请教医生该吃什么药，医生却说：脂肪肝乃生活方式病，这种肝功能正常的“单纯性脂肪肝”可无需服药，但须控制饮食、多加运动，体重减轻，自然便好。

团团努力照办。起先，一是饿得慌，二是累得很，但终究还是坚持下来了。半年后复查，“转氨酶”正常、“甘油三脂”下降，血压正常，脂肪肝好转。而且，团团竟觉得“少吃点舒服”“不运动难过”了，健康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了他的自觉。一年下来，运动鞋穿破3双，体重减了11公斤，脂肪肝已不明显。要问他何以能如此坚持？据说动力来自广东妹……

“杨医生曰”依然画龙点睛：多吃少动引起肥胖，肥胖之后易有脂代谢紊乱，引发动脉粥样硬化、高血压，以致心脑血管病；有“胰岛素抵抗”，引发糖尿病。所以肥胖、脂肪代谢紊乱，高血压、糖尿病合称“代谢综合征”，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病。近年来的研究证明脂肪肝、高尿酸血症等亦属代谢综合征……生活方式病因生活方式不良引起，故治疗方面必须包括（但不限于）改变生活方式。对“单纯性脂肪肝”……生活方式为由“多吃少动”改为“少吃多动”，亦即俗称的“管住嘴、迈开腿”即可，若能坚持，必有效果。

易懂、有用，入俗之美，便是百姓皆称“好看”之关键所在。依我看来，杨秉辉教授写的这些故事，更应该拍摄成一个视频短片，在电视台和网上广为播放。它们科学性既强，又生动而接地气，堪为公民健康教育精品。倘业内有识之士果能玉成其事，则幸甚焉！